

南宋紀

度宗恭宗

端宗帝昀

資治通鑑



新刊趙甲子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三十七

南宋紀 附元紀

度宗皇帝

諱禔榮王與芮之子理宗姪也初封忠王理宗無子立爲皇太子在位十年壽三十五口是時賈似道專政權傾人主強敵在外喪師失地殆無虛日方且

撓節

太平邀功吝賞失將士心天怒人怨以至於亡

鑑乙丑咸淳元年

元世祖至元二年

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綱二月以姚希得叅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王爚簽書院

事

鑑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爲太子似道有功及卽位

每朝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理宗山陵

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元兵攻下陀市名在荆州枝江縣急

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口鑑五月以江萬里叅

人付咸見
錄用
以天下爲
已任

知政事鑑元併六部爲四以吏禮爲一部兵刑爲一部以蒙古人
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充同知永爲定制

鑑元以劉秉忠爲太保叅領中書省事秉忠自藩邸卽見親任密
謀大計莫不豫焉元主嘗命其擬議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
秉忠條上祖宗舊典叅以古制之宜於今者元主善之命下之日
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燦然一新王鶚上言乞崇以
顯秩元主卽冊授秉忠光祿大夫太保叅領中書省事秉忠旣入
拜以天下爲已任知無不爲矣

鑑元命許衡議中書省事元主召衡至命入省議事丞相安童素
聞衡名心慕之及見於行館旣還嘆服累日訪以政事

鑑詔舉廉吏

擬宋以郡
雍司馬光
從祀儒臣
謝表

鑑帝臨太學以邵雍司馬光從祀鑑元立制國用使司以阿合馬

爲使

鑑丙寅二年

元世祖至元三年

春正月江萬里乞罷許之初萬里爲賈似

道宜撫司叅謀官最久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

至是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涕泗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

自古無此
君臣禮
微公幾爲
千古罪人

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

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謀遂萬里

萬里亦四上疏乞辭祿歷半載而不得允乃出關以待有詔以爲

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許浩斷曰

史稱萬里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是善狀萬里矣而

大言之與默猶冰之與炭有冰則無炭有炭則無冰也若倨仰

容默而又遇事敢言則倨爲冰忽爲炭矣有是理歟史泥萬里

又言萬里倨仰容默故爲叅謀最久則不知萬里也

之迹而不知其心故既以峭直敢言以狀其實而又妄意其在位之久之由而又謂之倨仰容默也豈知其辭之悖哉讀史者不究其極而以其言為信其亦同歸於悖矣

陞孔伋從祀

鑑夏四月陞泗水侯從祀

孔伋初封泗水侯

鑑以季可為察院使賈似道當國亦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

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

故事而已

鑑秋七月元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初德輝為史天澤真定經

歷籌畫調度裨益實多元主在藩邸聞之召見德輝以聖賢道德

之與脩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之由詳陳於前元主善之呼其字

而不名俾教胥子由是學官內外煥然一新及元主即位以為河

東南北路宣撫使考績為十路最遂入議政人稱其剛直有經濟

呼其名而不名

考績為十路最

張德輝有經濟之器

包恢彭
赫然

之器○鑑以王燭察知政事包恢簽書樞密院事目恢所至以屏

為治破豪猾去姦吏治蠹獄政聲赫然理宗朝嘗因輪對曰陛下

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鑑襄陽自開市互以

來兵因互市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撒星橋以遏來兵之

援時出師稍掠襄焚城外兵威漸震

鑑丁卯三年

元世祖至元四年

春正月

祀天地於圜丘

○鑑立如全氏為

皇后

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于王

淮湖之民尤可念

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理宗異之遂納為六子妃

○鑑帝詣太學謁孔子行舍

釋菜禮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升黜孫師於十哲

度宗崇儒重道心切

周德恭曰

理宗在位而崇儒重道之心隆度宗嗣位而崇儒重

謂父作之子迷之善繼而善述者矣宋氏立國江左厭不振獨崇儒一節差強人意故雖暴莫如金終不能越長江而問鼎

新莽命勝

於臨安強莫如元亦矣遽度鄂清而遂寔於吳地此蓋斯文命

立國想惟常極

又非吾道

其法之其與不

之功也哉

而折衷于聖人之

鑑元議中書省事許衡乞歸鄉里許之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

道若云必行漢法

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以成至治之效

而後可則歷代破

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以成至治之效

國亡家者非行漢

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以成至治之效

法之人乎益許衡

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以成至治之效

漢人修史者又出

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以成至治之效

下漢人之下遂有

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以成至治之效

此不經之論耳如

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以成至治之效

衡之計正猶賈

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以成至治之效

者不知有丹水行

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以成至治之效

者不知有卑泥沾

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以成至治之效

之見物而不化乎

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以成至治之效

為通達政休也

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以成至治之效

人君以知

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以成至治之效

人君以知

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以成至治之效

人君以知

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以成至治之效

人君以知

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以成至治之效

邪得民心三代而下兩盛治者無如漢文景然當時天象數變而

人君印任
賢野難
心以者
民爲務
民心得而
和州應

稅怨愛如此宜其民
心得而和氣應也

順天道六者爲曰以脩德任賢愛民三者爲

要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微元主嘉納之

鑑三月以賈似道爲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似道上疏乞

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又遣中使加賜日至十數夜卽交

卧第外以守之賜第西湖之嘉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

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

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

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京尹浙漕一切公事不關白不敢行一時

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以求美職圖爲帥闔監司郡守者

貢獻至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於下

誅責無藝莫敢言者

賢才者一
之根抵

張時泰曰

臣觀賈賊之害宋猶螟螣賊之害稼也蓋民者國

道之買公田則食稼之心矣藩鎮國家之屏蔽國之有藩鎮猶
稼之有節葉也食稼之節葉者曰陰賊似道之棄藩鎮則食宋
之節葉矣至若賢才者國之根抵也國有賢才不猶稼之有根
乎蟲則食苗之根者也似道於正人時上罷斥殆盡則有未之
根亦被其食矣嗚呼稼之心也根也節葉也皆被其食也則稼
於是乎憔悴枯落矣倘何生理之有然災者似道也致災者理
宗父子也而由人乎哉

鑑安置淮東總領財賦陳蒙於建昌軍以其疏論似道姦故也

陳自強

之子著

綱八月進封嗣榮王與芮為福王

我之不為

綱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鑑時賈似道專政夢

鼎不得行其志一日利州路轉運使王介子愬求遺澤夢鼎以為

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

強即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以

華丞相安
於家食

為官不得
不如此

相印今乃掌制至此若不從
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
如此乃使人謝夢鼎夢鼎乃已

予南湖曰

夢鼎先知贛州既辭大全之推挽茲為承相復辭似
道之薦擢是有保身之智也厥後益王即位於閩召
為少師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而還是又
有徇國之心也宋史惜其遭逢之不幸差樂予之矣

綱戊辰四年

元世祖至元五年

四月

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

奏觀金丹
獻帝

爵鑑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豫童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鑪獻帝似

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臺諫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欲謫遠

郡賴呂文德以己官職贖方叔罪遂得免乃削四秩論者曰專權
忌能賈固不

能無罪閑居貢獻
謝亦有以取之也

似道一奏
謝方叔官

綱十一月行義役法○鑑以余安裕為國子正字安裕謝枋得之

甥少從枋得學客有甚談安裕之文學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呂

學者請升
講座

東萊中宏詞而歸宏詞科名貫穿古今搜羅散失其學如此而後

之宏也。學者群登其門請升講座陳同父勸東萊勿許曰伯恭呂利

伯恭號東萊未是繫籍聖賢豈可升座東萊問其故同父曰官為宰相

可以生殺廢置人官為臺諫給舍可以彈駁榮辱人官為國子監

可以考校舍法去取人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爭辨

者畏其勢也此三等謂之繫籍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為國

子正字乃繫籍聖賢宜乎子之敬畏而稱誦之也客大慚

疊山抑安
裕

許浩曰予觀疊山因抑去裕而發繫籍聖賢之說心竊疑之意

夫學問之至未至猶物之有輕重不得以位之存無崇卑而有所加損矣

疊山之言豈其然乎及駁之世則亦有然者今有文其善也曰某之為其所易者則蔑焉視之未甚善也曰

某之為其所尊而畏者則翕然稱之言之是非稱是誠有如疊山之所云也學道而不得其時者其可患乎然吾但患道弗聞耳如其聞之則所言幾於道人雖不吾尊信吾不患也何也蓋時有隆污道無隆污也道無山污而吾之言幾於道則固將有

隆時吾尊而吾信矣如有隆時而吾尊吾信則亦奚必求為繫籍聖賢以取目前之尊信也耶

鑑帝試進士賜陳文龍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鑑已巳五年元世祖至元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知楊

州庭芝招徠士民大脩學校賑恤貧窮民德之如父母由是境內

又安

鑑以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

綱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鑑**夢鼎極於賈似道不能行

其志力辭相位不允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霄遁詔封信國公

判福州卒

周德恭

是時似道專權勢傾朝野宰執雖設徒掩虛名則是官守言責皆不得行君子豈可以虛拘乎前書固辭

右承帝乃不許至是上疏致仕不報即行則其憤疾急退之心已非一日矣緘默充位皆大臣之事君也哉據事直書其義目

李庭芝制置兩淮民德之如父母

大臣進退當以禮自處非是則無以

閉臣分乃宋之士大夫相梁相沿在

位稍不得志往往不待報而行或遂

遁去始無論其人

之賢否而乖君臣

大體已節已不可

問况夢鼎視國勢

傾危竟爾忽然長

往直是為避禍苟

全之誠更不止僅

圖自子矣

見

鑑元史天澤行省事于岷山以圍襄陽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

丈楚山

岷山在襄陽府城南萬山在府城西南畫鹿門爲一字城聯

且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意鑑元立御史

臺及提刑按察使時阿合馬專總財賦開立憲臺言於世祖曰庶

務責成各路錢穀附之轉運不繩治如此胡能辦事廉希憲曰今

立臺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

於此如阿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阿

合馬語塞

鑑三月元阿朮自白河帥師圍樊城

鑑京湖都統張世傑帥師救襄陽及元人戰於赤灘圃敗績

張世傑戰
襄陽

鑑以江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鑑秋七月夏貴帥師援襄陽及元阿朮戰於新城敗績范文虎援

夏貴復敗而走阿朮於是大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

鑑十二月魏國公呂文德以許元人置權塲於樊城為恨每曰誤

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卒賈似道以其壻范文虎總帥禁兵

蔡虛齋曰襄樊東南之重鎮也無襄樊則險要失而東南不可守矣呂文德乃貪王帶之賂中劉整之謀置權塲於

樊城自此而築保白鶴置臺江山時兵儲絕聲援治戰艦造圍城而襄樊危在且父乃曰誤國家者我也雖請自赴援悔恨以

放而其誤國之罪可勝誅哉

鑑庚午六年元世祖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荆湖制置使知江陵

府高達為湖北安撫使知鄂州以援襄樊

鑑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

遂力求去出知福州年七十三卒

廉希憲受孔子之戒

如是

靈學大丹

鑑三目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謹正元主嘗令受帝師

僧八思馬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元主曰汝孔子亦有戒

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又有方士請鍊

大丹敕中書給其所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爲方士誑惑堯舜

得壽不假靈於大丹也元主善之至是爲怨家所訴而罷

吏臣斷曰

懷書講論而有廉孟子之稱貴臣校射而有文武全

振舉紀綱而中外祇肅謀討叛逆而身當罪釁進誅溥海而正

赦近郊遣使入蜀闢隴底平定償錢之本息而鋤刈貪豪引其

君於堯舜而闢除方士行省江陵而忽近來遠按治遼陽而正

名扶弱清貧蒙世祖之知燕樂增命王之愧貴寅之謹諧不行

綱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院事同宮中飲宴名

陳宗禮請
焚絕排當

與妾踞地
關蟋蟀
此軍國重
事

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爲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
密啟帝卽位益盛至出內帑爲之宗禮爲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
用心非僭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
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綱**四月罷直學士院
文天祥**目**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
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
天祥援揚大年揚大年故事亟求解職遷秘書監似道使臺官張
志立劾罷之天祥遠致仕時年三十七矣
綱八月詔賈似道道曰一朝入朝不拜鑑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
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閑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
媚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嘗與群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

襄陽受圖三載似
道墮關上聞及度
宗知而相詰似道
不引罪自責輒敢
究所從來詆置安
嬪于秋後此景靈
成禮復以胡祖題
卻幣之請遷怒貴
嬪慶宗皆莫可知
何其視漢獻幾無
以異而似道之挾
持震主較曹操益
惡亦不甚相遠立
不獨據位要君也
後專擅之罪而已

之曰此軍國重事即又廣取奇器異物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酷

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自是或累月不朝有言邊事者輒

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

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大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

賜死由是邊事雖曰急無敢言於帝者

周德恭曰

是時夷狄亂華天造草昧宋之君臣未聞其有憂過
似道方且今日以去要君明日以去要君然

亦未嘗果去也紛飭太平諱言邊事如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

以為樂突厥棟焚不知禍及者耳安有多故之秋而宰相十日

一朝尚可以為國平且君尊臣卑萬世正禮詎有

入朝不拜又可謂之入臣也哉故特書以交貶之

鑑

九月元以張文謙為大司農文謙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

敦本抑末設庠序崇孝弟由是野无曠土遂奏開籍田祭先農先

蠶先農即神農黃帝也黃帝元立國子學以教胄子元主皆從之

蠶先農即神農黃帝也黃帝元立國子學以教胄子元主皆從之

謂之先蠶

謂之先蠶